

H. W. Vanloon

房龙的书

THE ARCHITRAVE IS NO  
LONGER A SINGLE BLOCK  
OF STONE BUT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

THE ABACUS DISAPPEARS  
ALMOST COMPLETELY  
WHILE THE ECHINUS  
BECOMES VERY ELABORATE

THE PILLARS NEVER FORM  
A BULGE BUT ARE ALWAYS  
STRAIGHT UP AND DOWN

# 伦勃朗传

上





房龙的书

# 伦勃朗传 (上)

颜玉强 常绍民 主 编

王逸梅 何顺果 译

王荣军 费秀丽

王逸梅 校 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伦勃朗传/ (美) 房龙著; 王逸梅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9

(房龙的书/颜玉强, 常绍民主编)

ISBN 7-5434-4581-6

I. 伦... II. ①房... ②王... III. 伦勃朗, H. (16  
06~1667) —传记 IV. K835.63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8971 号

|      |                              |
|------|------------------------------|
| 书 名  | 伦勃朗传 (上、下)                   |
| 主 编  | 颜玉强 常绍民                      |
| 责任编辑 | 孙新龙 杨丽娟                      |
| 装帧设计 | 慈立群                          |
|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br>(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
| 开 本  | 787×1092 1/16                |
| 印 张  | 42.75                        |
| 字 数  | 550 千字                       |
| 版 次  |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434-4581-6/I·718     |
| 定 价  | 55.60 元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 编者前言

房龙全名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是荷裔美国作家，1882年1月14日生于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房龙求学前后，并不是我们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当过编辑、记者、播音员，也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1944年3月11日，房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去世。

房龙多才多艺，但得以名世的还是他的通俗作品。从1913年的第一部作品问世到1944年去世，房龙写了20多部作品。1921年他以《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房龙的创作迎来了丰收期。房龙的作品主要有：《人类的故事》、《发明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漫话圣经》）、《美国的故事》、《人类的家园》（《房龙地理》）、《人类的艺术》、《人类的解放》（《宽容》）、《与世界伟人谈心》、《上古人》（《古代的人》）、《巴

## 2 房龙的书

赫传》、《荷兰航海家宝典》(《航行于七大洋的船舶》)、《伦勃朗传》和《荷兰共和国兴衰史》等。房龙的作品在当时可谓饮誉世界,荷兰、德国、法国、瑞典、丹麦、芬兰、挪威、日本、印度、苏联、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希腊等国都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

在中国,房龙的作品也同样被翻译出版。由于20世纪中国的特殊国情,房龙作品的中译本出版史特别值得一书。

房龙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很多种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可见当时中国的出版已与世界同步。房龙深入浅出的通俗文风和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在20年代的中国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房龙的文风正好适合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生活化的白话文,房龙的书也为中国求知者提供了关于人类和自然的启蒙知识;另一方面,房龙的写作技巧也给中国当时的作家以很多启发。

历史学家和著名报人曹聚仁回忆说,20年代他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车来了,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50年中,我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

郁达夫在给林徽因译本《古代的人》的序言中分析了房龙的写作艺术:“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读他书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哲学家克罗齐说:“每一本历史都是现代史。”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本书的阅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启发。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是思想冲破长期的禁锢,出现了几乎是疯狂地吸吮新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三联书店适时地挑选了房龙的《宽容》出版,此书成为人们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时代的想望的一本“法典”式的书。今天的青年读者是很难想像当年人们对于这本书所倾注的阅读激情的,可以说它有点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潘恩的《常识》。正像房龙在书中所说的:“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但在1940年再版时,房

龙对于法西斯横行的世界形势,发出了感叹:“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房龙在书中所呼唤和热情向往的宽容,充分地表达了 80 年代中国人的心声。该书从 1985 年翻译出版,仅 80 年代就销售了近 30 万册,这一数字对于今天大多数出版社的人文类书的销售来说是个不太敢想像的数字。

《宽容》出版 10 年后,问起三联书店的老总沈昌文先生当时为什么只出了房龙的《宽容》、《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沈先生说,当时看了房龙的书只觉得房龙这三本书好(事实上,后两本书的出版距《宽容》的出版已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可见出版家们是时代的感知者,同时其出版思想也难以摆脱时代旋涡的向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将房龙的《宽容》以《人类的解放》(这是英文原版有的版别采取的书名)为名出版,也可反映出当今出版家已经有不一样的出版心情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人心理气象已经从 80 年代感情和理想交织的狂热氛围过渡到务实进取的时代,读书趋向于知识性、趣味性。1996 年房龙的《人类的艺术》、《与世界伟人谈心》和《巴赫传》翻译出版,顿时掀起一股销售浪潮,笔者作为这套书的策划者,备感鼓舞。读者好评如潮,评价文章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房龙的回忆,对于 80 年代读房龙的感动;二是感受房龙作品的新译本给自己带来的知识性愉悦和轻松的阅读趣味。回想起房龙《人类的艺术》在 80 年代末也曾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几乎没卖掉几本,两次出版形成鲜明的反差,时间的年轮上刻录着读者不同阅读趣味的痕迹。

有趣的是 1996 年翻译出版的房龙的这几本书,还表现为时尚的特性。《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当时白领女性流行的大手袋中,除了高档化妆品、手机等,还有一本必不可少的书,那就是《与世界伟人谈心》。

随着房龙这三本书的出版,出现了空前的开发房龙资源的热潮,其中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书商,翻译得浮皮潦草,所以房龙的新译本也显得良莠不齐,但这些书也销售得很好。

#### 4 房龙的书

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房龙的书》已是 21 世纪了,正如河北教育出版社一贯的出版理念一样,《房龙的书》的出版是出于对时代精神沉淀后的一种文化积累。在所选的版本上,囊括了大部分房龙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选择基于房龙在中国有影响的著作如《人类的解放》(《宽容》)等、目前我们缺乏但房龙已写就的著作如《伦勃朗传》等、具有很高的知识价值的著作如《人类的艺术》等。从整体上讲,房龙最具有影响的著作大都收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房龙的书》除了一部分是新译本外,还选择了一部分其他出版社已出版的好的译本。

房龙博学多才,不仅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多种文字,而且对音乐、绘画等都很在行,书中插图大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房龙饱读诗书,著作涉及多种领域,有音乐、绘画、地理、历史、科学发明等,内容旁征博引,史料信手拈来,处处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其写作手法因文而异,时而俏皮、轻松,时而沉重、多思。所以,在翻译中,文采的损失自是不可避免的,还可能有疏漏疵误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颜玉强

2001 年 7 月

## 房龙这本书

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写的这本荷兰画坛大师伦勃朗传记,是今人研究伦勃朗的权威之作,1930年初版于美国。

伦勃朗·凡·莱因(1606~1669)是荷兰17世纪画坛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法国作家莫里斯·布鲁尔中肯地评论说:“伦勃朗的绘画在各种体裁方面都是卓绝的,他在蚀版画方面同样是伟大的。他是运用光线的魔术师,明暗对照不仅出于效果的考虑,也许还表达出一个时代的苦恼和秘密。在这个时代中对真理的不安的探索,取代了平静的信心,他也是一代文明的极好见证。”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傅雷精辟地指出,伦勃朗的地位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诸巨匠不相上下的。拉斐尔等所表现阐发的是南欧的民族性与南欧的民族天才,伦勃朗所代表的却是北欧的民族性与民族天才”。后人关于伦勃朗作品的评论如汗牛充栋,这里不多



## 2 伦勃朗传

说了,下面就说说房龙这本书。

房龙的著作有30多本,近1/3已经翻译介绍给了我国读者。关于伦勃朗的这本书,我国过去也曾出版过节译本(译者似被房龙的一个小噱头所误导,把本书作者真的当成亨德里克·房龙的一个300年前的“老祖宗”——“约内尼斯·房龙”了)。相比较而言,房龙的这本书,与他写的其他书在体裁和行文风格上都不同,与他后来写的几本传记如《杰斐逊传》、《波利瓦尔传》等,也不是同一风格。这本书文字显得更雕琢些,视野也更广阔些。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读者心目中,房龙在20世纪20年代是以青少年读物作家而驰名的,他的作品文史结合,文笔通俗,易读易懂。但是房龙不满足于青少年读物作家的头衔,为了表现自己多方面的写作才能,他在20年代末投入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写出这本研究伦勃朗的力作。为了写这本书,他特地同妻子一起从美国回荷兰住了一年,搜集材料,潜心研究。他凭借自己深厚的历史功底,巧妙地使用搜集到的丰富的材料,以奇特的想像力,别出心裁地假托一位与伦勃朗同时代而且相交深厚的“远祖”约内尼斯·房龙医生留下的“笔记”(实际上,300年前的这位“医生”和留下的“笔记”都是子虚乌有),用一种半小说体的自传形式,详细地展示伦勃朗的生活、婚姻、家庭、艺术观点、创作活动等。房龙从不同角度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描述了生活于17世纪中叶的艺术大师在坎坷的岁月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不仅生活难以维持,而且人格备受作践。可是,这位“画痴”似乎视三餐不继为平常事,在被债主扫地出门、法院查封住屋之际,他焦心的不是以后何处栖身,而是试图从被查封的个人物件中藏匿挽救一两件简单画具,如雕刻蚀版版画用的一枝钢针,读来令人啼笑皆非,终至为之酸鼻。

房龙笔下的伦勃朗,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他对艺术的执著、正直、善良、敬业,同时又脱离现实生活到了“迂腐”的地步。这不仅反映出伦勃朗的人品,也折射出他的不媚世俗的艺术风格。他在世时艰难挣扎的艺术生涯,凸显出曲高和寡的窘境,他失望但不丧志,坚信总有一天

他的作品会得到理解和接受,他把希望寄托在300年后,也就是20世纪。令人欣慰的是,蒙尘的珍宝到了18世纪中叶,也就是伦勃朗去世100年后,他的作品越出国门,在欧洲受到同行和评论界普遍重视。蚀刻铜版画(房龙在本书中着力描述了这个方面)成为伦勃朗的一绝。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许多伪作,或是临摹伦勃朗原作,鱼目混珠;或是模仿伦勃朗的画法,以求掩人耳目。这与伦勃朗在世时无人问津或画出后被束之高阁的境况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巴黎罗浮宫中伦勃朗的《木匠家庭》、《埃玛斯巡礼者》等名作,与文艺复兴诸巨擘如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凡·高等的传世之作并列供世人欣赏学习,此情此景,或可使后代人不必太为伦勃朗生前的悲剧而愤然不平了。

房龙笔下的另一主人公“房龙医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物形象,他对伦勃朗终生不渝的友谊,他对弱者的同情,他对富商——主教——贵族联合主宰下的荷兰的社会不公和愚昧深恶痛绝,使人感到他是为衬托伦勃朗使二人相得益彰、个性鲜明的人物。美国有些评论家认为房龙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某些性格特点赋予了这位“房龙医生”,正因为如此,使得这本伦勃朗传注入了浓郁的人情味。

本书有很多章节与伦勃朗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房龙医生”的经历与活动,如果说得更清楚些,这些章节是本书作者房龙对17世纪荷兰及欧洲历史事件和时代风貌的评述,从而把伦勃朗的生活环境放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房龙以一个史家的眼光,以讽刺的笔法,从侧面叙述当时荷兰——英国——西班牙这几个殖民强国争夺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书中有相当篇幅是写“房龙医生”从阿姆斯特丹远渡重洋到荷兰北美殖民地的冒险经历,生动地描述了荷兰与英国在北美的激烈殖民斗争。斗争结局,失败者是荷兰,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荷兰人曾寄以厚望的新阿姆斯特丹易手成为英国人的纽约。

我们还能读到17世纪荷兰的社会风貌、民俗和人民生活的描写,突出的印象是宗教影响似乎无处不在。尽管欧洲中世纪那种残酷迫害异己的宗教法庭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宗教偏见和借宗教之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当时的荷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仍然大逞淫

#### 4 伦勃朗传

威,伦勃朗就是一位可悲的受害者。

这本书不是“野史”、“戏说”之类,它没有背离历史,而是严肃地对待历史。对人物的描写,着重于发掘人物的内涵,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位真实的伦勃朗,对伦勃朗创作环境的描述,更是艺术地再现了历史。60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是西方出版界不断重印的上市书,这说明它的确是无愧于研究伦勃朗的权威之作。

本书根据纽约花园城出版社1930年版译出,是全译本,并作了必要的注释。

邓蜀生

1999年7月

## 房龙这个人

房龙姓名原文是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汉译应是亨德里克·威廉·凡·隆,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荷兰人的姓名。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他的著作被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时, 翻译者把这个荷兰名字汉化为“房龙”。此后, 这个名字为我国读者所熟悉, 流传下来, 如果按正确发音译作“梵·隆”或“凡·隆”, 读者反而会觉得陌生。这就是翻译中的“约定俗成”。

房龙 1882 年 1 月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幼年时对历史、地理、船舶、绘画和音乐感兴趣, 这种兴趣终其生也未放弃。10 岁时就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一个专横的偏执狂, 对儿子十分粗暴, 而母亲却对他百般溺爱。在这样反差极大的家庭中生活, 房龙在幼年时期就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臆想症苗头。亏得他的叔父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 坚持要让房龙接受正常教育。从 8 岁起, 房龙就在叔父监督

下学习,先后进入一些著名的寄宿制学校,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和英文,他的才智迅速发展。18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娶,房龙已不可能继续留在这个家庭。1902年(20岁),他只身去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当插班生,一年后转学到哈佛大学,由于学费太贵,他又回到康奈尔大学。190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经过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的推荐,房龙在美联社获得一个该社纽约通讯员的职位。美联社派他到彼得堡去采访1905年发生在冬官前由于沙皇军队屠杀工人而引起的总罢工事件。

在离美赴彼得堡前,房龙与伊丽莎·鲍迪奇结婚。她出身波士顿的一个名门,俩人有着共同爱好——书籍、音乐和旅行,而且都与双亲中的一人——房龙与父亲,鲍迪奇与母亲。俩人同病相怜,都需要从婚姻和小家庭得到安慰与解脱。婚后,俩人同赴华沙和莫斯科。

面对东欧的混乱局势,房龙失去对新闻工作的兴趣,想从事教育工作。1911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博士学位。1912年,房龙与妻子回华盛顿,担任阿姆斯特丹一家报纸的通讯员,为该报撰写美国通讯。

1913年,房龙撰写的第一本书《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出版,受到书评界的赞扬,但市场销路不佳。房龙夫妇没有固定收入,处境维艰,房龙虽然在康奈尔大学讲授少量课时,并深受学生欢迎,但报酬很低。此时,威斯康辛大学聘请房龙临时执教,担任夏季为时六周的艺术史课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房龙因爱国心驱使,又回到荷兰,受美联社之约为该社写稿。1915年返美后,出版了第二本书《荷兰王国的兴衰——1795~1813》,但仍未改善经济状况。1915~1918年期间,房龙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固定教学职位,同时还为纽约的《民族》、《新共和》等杂志写稿。1919年,房龙归化为美国公民。

从1916年开始,房龙的写作方向转向少年读物,连续出版了《荷兰航海家要览》(1916)、《地理发现简史》(1917)等,这些书都附有他自绘的插图,好评不少,但销售情况仍不佳,因为当时出版商不重视儿童读物,不愿做大量宣传工作。在经济困境中的房龙,教学生涯也遇到挫折,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教职因学生成绩不佳而被解聘。接二连三的

打击接踵而至，他的妻子提出离婚的要求，因为她认为房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大男子主义者，为了抚育两个孩子，她不得不外出挣钱。

正当房龙经济拮据难以为继之时，一位年轻的出版商霍雷斯·利弗奈特约请他写一本《古人类》的插图本通俗读物，并预付 100 美元。这本书在 1920 年圣诞节期间出版，市场反应良好，日销量曾达到 100 册。与此同时，英国作家 H.G. 威尔斯的名著《世界史纲》，也在 1920 年问世，受到普遍欢迎，好评如潮。房龙的出版商利弗奈特敏锐地感觉到如果写一本更通俗一点的人类发展史一定会受到欢迎。这时，房龙在美国出版界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俄亥俄州的安提阿克学院邀请他出任该学院社会系系主任，年薪 4000 美元，这是一个待遇丰厚的职位。房龙接受了这个职位，同时也接受了出版商的稿约，着手写作日后奠定他作家地位的《人类的故事》，主要对象是少年。这本书在 1921 年 11 月推出，立即成为畅销书，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新共和》、奥斯汀·海斯在《纽约时报》发表书评大加赞许。房龙因此书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儿童读物协会颁发的两枚奖章，以表彰他在美国儿童读物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这本书的主要读者定位为少年儿童，实际上远远超过未成年少年儿童的阅读水平。在此后的 10 年中，房龙的创作大多定位于“儿童读物”，包括 1923 年出版的《圣经故事》。《圣经故事》是房龙招致批评最多的一本书。评论家伯萨·马霍尼认为房龙离开了《圣经》本身，任意对孩子讲《圣经》故事，省略了许多重要情节，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红海以逃避埃及人，如童女怀孕等等，在房龙的书中都略而不述。若干年后，房龙的儿子杰拉德·房龙为他父亲辩护，认为评论家们的批评过于拘泥于《圣经》的外壳而忽视《圣经》的精神实质。

房龙与第一个妻子鲍迪奇离异后，1920 年他与伊莉扎·海伦·克里斯威尔相遇，她欣赏房龙的写作才能，房龙写作《古代人》时，她充当了听读、打字和护士的角色，整部书稿的打字都出自她手。《人类的故事》的书稿也是在第二位妻子的协助下完成的。

尽管有评论指出房龙不是一位很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往往

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从《人类的故事》一书问世后,房龙已树立起杰出的通俗书籍作家的地位,收入也丰厚了,他辞去了在安提阿克学院的教职,潜心写作。房龙并不满足于通俗作家的称号,他决心写一部供成人阅读的有学术水平的著作来。1929年,他同妻子一起回到荷兰,住在他在荷兰购置的一所房屋里潜心写作《伦勃朗的生活与时代》(简称《伦勃朗传》),1930年问世。这是一部半小说体的自传作品,通过房龙对荷兰历史的熟稔和他对荷兰这位大画家的理解,向读者展示伦勃朗的生活与时代,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传记,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展示。这本书为房龙赢得更多的声誉。不过,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是房龙为成人写的第一本,他在1925年出版的《宽容》(有的版本用《人类的解放》书名)也是为成人写的一本书。他通过对荷兰人文主义哲人德西得留斯·伊拉斯莫斯等人的赞颂,揭示中世纪宗教的偏执和迫害狂。这本书出版后市场营销不很成功,在我国却有多种译本,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似乎超过了其他国家。

继1921年的《人类的故事》取得很大成功之后11年,房龙又迎来他的第二次巨大成功——《房龙地理》(修订后改名为《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这本书给房龙带来丰富的经济效益和优秀作家的名声。

在这以后,房龙继续写了几本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为回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而写作的《我们的战斗》(1938);《艺术论》(1937),中译本按1947年英国版重印版译作《人类的艺术》;《房龙名人传》(1942),中译本译名改为《与世界伟人谈心》。评论家中有人指出,房龙以对话体写作的《名人传》颇有把自己置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世界伟人之列的潜意识。不过这种评论似有失偏狭,过分苛责于作者了。房龙确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但并不足以认定他有把自己置于与世界伟人并列的潜意识。

房龙自我中心的意识,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冲击。结婚3次,离婚3次。第一次,如前述,是在1920年;第二次与他的亲密助手克里斯威尔的婚姻维持了7年,在1927年分手;同年与女演员、剧作家弗兰西

丝·古德里奇结婚,两年后,即1929年又离婚。房龙回顾了家庭生活的挫折,又与曾经在他的写作生涯初期做出过很大贡献的第二个妻子重归于好,但是并未正式复婚。

房龙的一生始终是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中。他当过新闻记者、广播评论员、高等学校教师、题材广泛的作家。他的外形魁梧,身高2.08米,体重近300磅,但是却长期患神经衰弱,他说他治疗神经衰弱的惟一药方就是工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极投身反纳粹的斗争,在美国通过无线短波以“汉克大叔”的称呼向纳粹占领的荷兰广播,鼓舞被占领地区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遗憾的是,他在希特勒德国投降前的1944年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目睹祖国荷兰的解放,终年62岁。

房龙为后世留下了30多部著作,虽然都是写作于半个世纪以前,但仍有一些享誉当时的作品至今仍在出版,其中在世界各国出版最多的是《人类的故事》、《艺术论》、《伦勃朗传》、《宽容》(《人类的解放》)等书。《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房龙地理》)在当时作为房龙著作中仅次于《人类的故事》的畅销书而留在人们记忆中,而且在今天成了一本从事世情比较研究的好教材。

邓蜀生

1999年7月



序

---

## 我为何写这本书

Rembrandt

1669年10月9日

于阿姆斯特丹·蒙特恩公寓

我们昨天安葬了伦勃朗，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凄惨的早晨。自月初就没完没了下的大雨倒是停了，但整座城市都被阴冷、忧伤的大雾笼罩着，空旷的街道充满了无奈。不多的送葬者肃穆地站在教堂的门外，等待着棺木的到来。

上周五，去世前几小时已处于昏迷状态的伦勃朗吃力地对我说，他想死后与萨斯基亚<sup>①</sup>合葬。他肯定是忘记了，他早把前妻萨斯基亚的墓地卖掉了。那是在他的续妻亨德里克耶去世后，他穷得身无分文，不得不把老教堂的墓地卖掉，好给他的续妻下葬。虽然明知他的要求无法实现，我还是答应尽力而为。我没有因为对他撒了谎而感到

---

① 萨斯基亚是伦勃朗的前妻。——译注